



中小学心理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用书

宽容的哲学

梁栋涵◎主编

西蒙·威森塔尔：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
王蒙：
《宽容与嫉恶如仇》《我的处世哲学》
房龙：
《宽容》序言
亚米契斯：
《爱的教育》
朱自清：
《背影》《飘零》《白采》《荷塘月色》



青少年心理成长时代系列

中小学心理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用书

宽容的哲学

梁栋涵◎主编

西蒙·威森塔尔：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

王蒙：
《宽容与嫉恶如仇》《我的处世哲学》

房龙：
《宽容》序言

亚米契斯：
《爱的教育》

朱自清：
《背影》《荷塘月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宽容的哲学 / 梁栋涵主编. --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7

(青少年心灵成长系列)

ISBN 978-7-5461-1967-0

I. ①迈… II. ①梁… III. 人生哲学 - 青年读物②人生哲学 - 少年
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5790号

宽容的哲学

梁栋涵 主编

出 版 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胡俊生 赵子宜

选题策划: 胡俊生 梁明德

装帧设计: 起点儿

责任印制: 李 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电 话: 010-89579526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3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1-1967-0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雨果

林肯在竞选总统前夕，在参议院演说时，遭到一个参议院的羞辱，那参议员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自己是个鞋匠的儿子。”

“我非常感谢你使我记起了我的父亲，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定记住你的忠告，我知道我做总统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做得那样好。”

参议院陷入了一片沉默。

他转过头来对那个傲慢的议员说：“据我所知，我的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过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不合脚，我可以帮你改正它。虽然我不是伟大的鞋匠，但我从小就跟我的父亲学会了做鞋子的技术。”然后，他又对所有的参议员说：“对参议院的任何人都一样，如果你们穿的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它们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尽可能地帮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手艺是无人能比的。”

说到这里，所有的嘲笑化作了真诚的掌声。

有人批评林肯总统对待政敌的态度：“你为什么试图让他们变成朋友呢？你应该想办法打击他们，消灭他们才对。”

“我们难道不是在消灭政敌吗？当我们成为朋友时，政敌就不存



在了。”林肯总统温和地说。这就是林肯总统消灭政敌的方法，将敌人变成朋友。

他，两度被选为美国总统。

今天，在以他名字命名的纪念馆的墙壁上，刻着的是这样的一段话：“对任何人怀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仁爱；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包扎我们国家的伤口。”

宽容是一种大度，是高尚情操的表现。宽容之中蕴含着一份做人的谦虚和真诚，蕴含着一种对他人的容纳与尊重。学会宽容，心灵上就会获得宁静和安详。学会宽容，就能心胸开阔地生活。很多时候，宽容会给人带来一种良好的人生感觉，使我们感到愉悦和温暖，生活中就会少些怨气和烦恼，就能感觉到生活中“快乐”的丰富，而不是缺少。

宽容，是一种高尚的美德。“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宽容的最高境界。事实上这一美德做得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放弃这种追求，因为忘却别人的过失，以宽容的心态对人，以宽阔胸怀回报社会，是一种利人利己、有益社会的良性循环。屠格涅夫曾说：

“生活过，而不会宽容别人的人，是不配受到别人的宽容的。”所以，当你宽容了别人，在自己有过失或错误的时候也往往能得到他人的宽容。

学会宽容，就是学会了一种有益的做人责任，就是学会了一种良好的做人方法。生活中宽容的力量巨大。因为批评会让人不服，谩骂会让人厌恶，羞辱会让人恼火，威胁会让人愤怒。唯有宽容让人无法躲避，无法退却，无法阻挡，无法反抗。蔺相如对廉颇的傲慢无礼宽容忍让，最终感化廉颇负荆请罪，留下千古美谈将相和，使赵国虽小而无人敢犯；周总理以其容纳天地的博大胸怀，在外交上奉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方针，造就了他伟大的人格，树立了中华民族的大国风范。同样，邻里间团结和睦需要宽容，夫妻间白头偕老离不开宽容，

一个健康文明进步的社会处处离不开宽容。假如没有了宽容，则国与国之间会兵戎相见，人与人之间会拳脚相加，社会将因此变得黯然。

有些人自诩为洞明世事，人情练达，却在名誉、地位面前斤斤计较，狭隘自私；有些人对别人的习惯、见解不能容纳，这并不意味着维护真理，只能叫心胸狭窄；有些人对他人的行为口头上激愤汹汹，行为上却不做出任何努力，这只能叫虚伪。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审自己，以宽容的心情把握生活，用宽容的心情回报社会。

宽容地对待自己，就是心平气和地工作、生活。这种心境是充实自己的良好状态。充实自己很重要，只有有准备的人，才能在机遇到来之时不留下失之交臂的遗憾。知雄守雌、淡泊人生是耐住寂寞的良方。轰轰烈烈固然是进取的写照，但成大器者，绝非热衷于功名利禄之辈。

当然，学会宽容，并不是无原则地放纵，也不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宽容是一种有益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君子之风。学会宽容，就会善于发现事物的美好，感受生活的美丽。就让我们以坦荡的心境、开阔的胸怀来应对生活，让原本平淡、烦躁、激愤的生活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目录



西蒙·威森塔尔作品欣赏

作者简介 西蒙·威森塔尔	1
作品欣赏一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一）	2
作品欣赏二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二）	33
作品欣赏三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三）	53

王蒙作品欣赏

作者简介 王蒙	77
作品欣赏一 宽容与嫉恶如仇	78
作品欣赏二 我的处世哲学	81

房龙作品欣赏

作者简介 威廉·亨德里克·房龙	89
作品欣赏一 《宽容》序言	90

亚米契斯作品欣赏

作者简介 亚米契斯	96
作品欣赏 爱的教育	97



朱自清作品欣赏

作者简介 朱自清	102
作品欣赏一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03
作品欣赏二 背影	110
作品欣赏三 飘零	112
作品欣赏四 白采	115
作品欣赏五 荷塘月色	117
作品欣赏六 给亡妇	120
作品欣赏七 谈抽烟	123
作品欣赏八 冬天	125
作品欣赏九 说扬州	128
作品欣赏十 南京	131
作品欣赏十一 潭柘寺戒坛寺	135
作品欣赏十二 《欧游杂记》序	139
作品欣赏十三 威尼斯	141
作品欣赏十四 佛罗伦司	144
作品欣赏十五 罗马	148
作品欣赏十六 滂卑故城	154
作品欣赏十七 瑞士	157
作品欣赏十八 荷兰	162
作品欣赏十九 柏林	167
作品欣赏二十 德瑞司登	173
作品欣赏二十一 莱茵河	175
作品欣赏二十二 论气节	178



作品欣赏二十三	论吃饭	182
作品欣赏二十四	低级趣味	186
作品欣赏二十五	论雅俗共赏	187





西蒙·威森塔尔作品欣赏

作者简介

西蒙·威森塔尔

西蒙·威森塔尔（1908—2005），生于加利西亚的布克扎克兹，当时该地仍归属于奥匈帝国。后毕业于布拉格的捷克技术大学和利沃夫的工业技术学院。纳粹入侵波兰时，他刚刚在利沃夫的建筑公司参加工作。从1941年到1945年，威森塔尔先生成为一名囚徒，分别在几个居住区和集中营（包括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度过了几年。到战争结束，他和其妻二人共有89名亲戚死于纳粹之手。

战后，威森塔尔加入了美国追查战犯委员会，后又转入设在林茨的战略情报局。1946年，他和其他30名集中营幸存者共同创立了犹太历史文献中心，旨在调查和落实纳粹战犯。该中心在美国接管区一直工作到1954年，1961年在维也纳重新开放。该中心成功地把1100多名纳粹战犯移交法庭审判，同时，威森塔尔本人也被人称为“纳粹猎人”。

由于他所做的工作，威森塔尔先生已荣获了多项奖励，包括荷兰的“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Orange”奖、意大利的“意大利共和奖”、美国议会授予的人道主义工作金质勋章、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勋章和16个荣誉博士学位。1977年，以他的名字为名的西蒙·威森





塔尔中心在洛杉矶成立，并在纽约、迈阿密、多伦多等地设有其分支机构。他的书广为人知，如《凶手就在我们中间》、《正义而不是复仇》、《希望之航》和《让每天记住每天》等，这些书均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西蒙·威森塔尔文献中心负责人拉比·马文在2005年纪念他的活动中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决心追究纳粹罪行的大屠杀受害者们的永久代表。”

作品欣赏一

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一）

阿瑟昨晚说什么？一下子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件很重要的事。唉，要是当时没那么困就好了！

我站在阅兵场上。囚犯们刚分完早餐，正在慢腾腾地排队。所谓“早餐”，不过是一种带苦味的黑汤。也亏集中营厨师们说得出口，他们把这种汤叫做“咖啡”。为了赶上点名，囚犯们一边喝着这种黑汤，一边排队集合。

我没有去领我那份儿“咖啡”。我不想在人堆儿里挤。对于警卫队中的虐待狂们来说，厨房前的这一小块儿空地是个理想的狩猎场所。通常，他们总是藏在小屋里。一旦有需要，他们就会像老鹰扑食一般冲向无所依恃的囚犯。每天都有这样的受害者，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节目。

大家一言不发地排着队，等着点名。这种场合不免萦绕着各种危险。不过，现在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危险。我陷入了回忆之中，想





尽力记起昨晚的谈话内容。

噢，想起来了！

深夜，四周黑漆漆的。我们躺在床上。到处有呻吟声，低语声。间或有人翻身，压得木板床嘎吱嘎吱响。黑暗中分不清谁是谁的脸。不过，只要一听声音，自然就知道是谁。白天，我们屋有两个人回了趟居住区。是哨长批准他们去的。哨长会批准他们去？真是个不合情理的怪念头。一个囚犯，会拿什么去贿赂哨长？

现在，这俩人正在给大家讲述他们的见闻。

阿瑟使劲儿往人堆儿里挤，要尽量靠近这两个人，生怕漏掉一个字儿。他们带回了外边的消息，有关战争的消息。我实在困极了，朦朦胧胧，似听非听。

居民区的人们能够听到大量消息，我们这些在集中营里的人只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那些白天外出做工的人带回来的消息少得可怜。不过，偶尔也能从波兰人或乌克兰人的谈话中听到点儿什么。听到的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谣传。有时候，街上的人出于同情，也会向他们小声嘀咕两句，传递一点儿消息，安慰他们一下。

很少听到好消息。就是听到了，也会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反之，只要是坏消息，我们总会不假思索地接受；我们早就习惯这样来接受消息了。坏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惊人。今天的消息比昨天的要坏，明天的消息比今天的要更坏。

小屋内空气窒闷。白天劳动一天，汗衫全湿透了。到了晚上，大家又穿着这湿汗衫挤在一起睡觉。大部分人困得连靴子也来不及脱就睡着了。晚上不时有人尖叫一声，可能是因为做了噩梦，也可能是因为邻床踢了他一下。小屋原来是个马厩，天窗只有通常房间一半儿大小。高低床上密密麻麻挤满一百五十多人，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人们虽然操着不同语言，但通常都要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





高知阶层和文盲阶层；宗教信仰者与不可知论者；热心的人与自私的人；勇敢之人与愚钝之人。现在，共同的命运把他们都拉平了。不过，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分化出一些小团体，小圈子。在别的场合，或许他们陌若路人，而在这里，他们却凑到一起来了。

我所隶属的圈子包括我的老朋友阿瑟和一个叫约塞克的犹太人。他是新近送进来的。他们是最亲密的伙伴。约塞克很敏感，不过信仰坚定。营房的环境，包括他人的揶揄与讥讽，都对他的信念是一个伤害，但是这一切绝不会动摇他的信念。我对他只有羡慕的份了。他对什么都会有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们其他人则只是徒劳地抓住一些解释，经常陷入绝望之中。他心情平静，这有时反倒让我们感到不安。阿瑟对生活总是冷嘲热讽，所以约塞克的平静反而会激怒他。他甚至变着法儿挖苦约塞克，冲着约塞克发脾气。

我半开玩笑地称约塞克为“拉比”（指犹太教教士）。他当然不是一个“拉比”；他原来是一个商人。不过信仰渗透了他的生活。他知道他要比我们优越。我们都是信仰上的穷人。他愿意随时与我们分享他的智慧与信仰，也愿意与我们分享神力。

可是，知道了我们不是第一批受害的犹太人，这能给我们什么安慰呢？约塞克老是给我们讲一些故事轶闻，向我们证明，每一个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受难。这又能给我们什么抚慰呢？

约塞克一讲起话来，就彻底忘掉了（也不顾）他是在什么地方。根据我们的看法，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一次，我们几乎因此争吵起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们中午就歇了工，躺在铺上休息。有人在谈论听来的消息。当然，消息一如往常，让人沮丧。约塞克似乎没有在听别人谈论，而且什么问题也没问。忽然间，他坐了起来，满脸放光。他开始发话了。

“我们的学者说，上帝造人之初，有四个天使作为人类的义父母站在那里。这四个天使分别是怜悯，真理，和平与正义。关于上帝是





否应该造人，他们老是争执不下。反对最激烈的是真理天使。上帝被惹恼了。作为惩罚，上帝把真理天使流放到地球。其余的天使恳请上帝宽恕他。最后，上帝听从了这三位天使的话，召真理天使回天堂。因为从天堂流放到地球，真理天使流了很多眼泪，眼泪中积存了一大块儿泥土。就是利用真理天使带回的一大块儿泥土，上帝创造人。”

阿瑟这个愤世嫉俗的人被激怒了，他打断了约塞克的话。

“约塞克，”他说，“我可以相信上帝用这块泪水浸泡过的泥土创造了犹太人，但是你是否也希望我相信，上帝用同一块儿材料制造了我们集中营的指挥官威尔豪斯？”

“你忘了该隐。”约塞克辩解道。

“你忘了你是在什么地方了。该隐一怒之下杀了亚伯，但是他并没有折磨亚伯。该隐和他哥哥间有一种人格的联系。但是，在杀害我们的凶手眼里，我们不过是异乡人。”

我明白约塞克受到了伤害。为了避免争吵，我加入了谈话。

“阿瑟，”我说道，“你忘了已经进化了几千年，都知道人有了进步。”

他们俩只是苦笑——现在这种老生常谈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阿瑟的问题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我们真的都是由同一种材料制成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有的人成了凶手，而有的人成了受害者？在凶手与受害者，营官威尔豪斯与受折磨的犹太人之间有某种人格联系吗？

昨天晚上，我似睡非睡地躺在铺上。我脊背受了伤。我有些昏头昏脑地听着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我听到了一小段来自伦敦BBC广播电台（也可能是来自莫斯科电台）的消息。

阿瑟突然抓住我肩膀，摇了摇我。

“西蒙，你在听吗？”他叫道。

“嗯，”我喃喃道，“我在听。”

“我希望你支起耳朵来听。你眯缝着眼，我还以为你睡着了。你





真应该听听那位老妇人说过的话。”

“哪一个老妇人？”我问道，“我还以为你说我从BBC广播电台听到的消息呢？”

“这事儿早了。你该已经打过瞌睡了。那位老妇人说……”

“她能说什么？莫非她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还是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杀掉我们？”

“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不过她讲到了别的问题。我们或许应该及时像她那样去想这些问题。在她看来，上帝已经离去。”阿瑟停顿了好一阵子，以便让我理解他说的每一个字眼。“你怎么想，西蒙？”他问道，“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

“让我睡上一觉，”我说道，“上帝回来的时候，请告诉我。”

自从我们住进马厩以来，我第一次听到我朋友的笑声。难道不过是我在做梦？

我们还在等着入列。显然排队遇到了些障碍。所以我还有时间问一问阿瑟我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真的谈过话。

“阿瑟，”我问道，“我们昨晚谈的什么？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

约塞克昨天去了居住区。他向一位老妇人打探消息，老妇人抬头望着天，很严肃地说：“噢，万能的上帝，请您不要离去。您回来吧，再回来看一看您的大地。”

“瞧，这就是消息？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被上帝放弃了的世界里？”我总结道。

我认识阿瑟已经多年了。从我成为一个年轻的建筑设计师起，他就成为我的高参和朋友。我俩就像一对亲兄弟。他曾是律师，作家，嘴角总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则渐渐变得宿命起来，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建造房屋了，人们也不再可能自由而幸福地居于其中了。在集中营里，我们的想法总是两岔。阿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会提前去想甚至多年后也不大可能发生的事。不错，他确实认为我们不可能幸





存，但是他又坚决地相信，德国人终究逃不脱惩罚。也许他们成功地杀害了我们和其他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但是他们自己最终也会因此而毁灭。

我更多的是生活在现实中：品尝着饥饿，疲惫，对家人的担忧，屈辱……尤其是屈辱。

有一本书上曾经说，人的坚定信念不可动摇。如果说我曾经还相信过这句话的话，集中营的生活也会彻底改变我的想法。在这个地方，每天发生的事在反复“证明”着，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人。在一个不再把人当人的世界里，什么也不可能让人相信。所以人就开始怀疑，不再相信世界的秩序，不再相信上帝在世界中的确定地位。我们真正地开始认为上帝已经离去。不然的话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现状。上帝一定是走了。而且他也没有留下代理。

老妇人说的话一点儿也没有让我感到吃惊，她不过说出了我早就认定了的事实。

我们又回到集中营待了一周。在东部铁路线工作的营所又进行了新一轮“登记”。登记包含着在正常状态下生活着的人所难以想象到的新危险。他们越是频繁地对我们进行登记，我们就变得越少。用党卫队的语言来说，登记不仅仅是盘点。它还意味着别的，再分配劳动力，拣选不再具有实际劳动能力的人，把他们扔出去——通常是扔进毒气室。根据有限的个人经验，我们信不过字面上听起来似乎是无害的词句。德国人从来没有对我们无害的意图。对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存有疑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不久前我们中有两百多人被送往东部铁路线去工作。在那里工作一点儿也不轻松，只是不需要每晚返回集中营，还是感到自由了一点儿。饭还是从集中营带来的，所以口味依旧。不过放哨的是铁路警察，我们也就不必老担心营房的党卫队巡逻了。

在德国人眼里，工头和领班不过是二等公民。日耳曼少数民族受到的待遇要好上一些。但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





层，他们被夹在自命为优等民族的德国人和低贱的犹太人之间。一想到如果犹太人不复存在了，他们也会感到不寒而栗。到了那个时候，疯狂的灭绝机器注定要开向他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耳曼少数民族都会感到不安。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摆脱不安，极力要装作比一般的德国人更像“德国人”。少数人出于同情，不时会偷偷给我们塞几片儿面包，希望我们不至于劳累致死。

其中有一个叫得罗什的醉汉，他年纪较长，对我们不是那么凶残。不过只要他没酒喝，他就会借殴打囚犯打发时间。他管的那一队犹太人经常拿钱买酒精贿赂他。有时，囚犯会给他讲述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借以激起他脆弱的同情心。这一招通常会管用，他真的“被感动了”。他得意的俏皮话和他对犹太人的欺负一样为人所熟知。他知道有些囚犯的家庭在居住区已经被杀完了，每次有人向他讲述这类故事，他就回答说：“总得留他几个犹太人去参加里木堡最后一个犹太人的葬礼吧！”有一天我们听他把这话一连说了几遍，他对自己这与众不同的妙语感到非常自豪。

等到分排成几队后，我们几个特别想出去做工的人看来注定要留在集中营里了。在营里不断地搞着建筑，每天都要死上几个人。他们用绳子把犹太人吊起来，把他们踩在脚下，放驯犬去咬犹太人，用皮鞭抽打他们，羞辱他们，所有能想到的方式都用出来了。很多人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自愿地放弃了生命。他们少活了几天，几周，几个月，但他们也免受了无数的折磨与暴行。

在集中营里会有不止一个的党卫队员在监视你。经常有卫兵一个作坊一个作坊地来回串，拿皮鞭抽囚犯取乐，或者向指挥官报告说囚犯在搞所谓的“破坏活动”。这样的汇报总会招致对犹太人的严厉惩罚。要是个党卫队员说囚犯没能好好工作，他的话总是被接受的，即便是囚犯能够指出他已经把活儿干完了也不行。党卫队员说的话总是对的。

指定的工作已经快干完了，我们这些从东部铁路线撤下来的人

